

攜行

我們都曾旅行，或醉心於旅行，而上帝也在個體的移動、靈魂的相遇中彰顯祂對人的心意。零九年七月這稚氣未脫的男孩踏上長旅，進入中國西北邊境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，遇上建省以來最嚴重的族群衝突。戒嚴與斷訊下的行腳，是西行，更是攜行——神引領祂的兒女同行，賜下平安，並觀看、思想遠方族群的需要。

流放，入疆

作者 / 楊懷澤 (台灣大學森林系畢業)



零九年四月，網路上張貼了一則旅伴徵求告示：「七月走全新疆，徵求有興趣的旅行夥伴：能吃苦，不怕髒（能睡臥鋪巴士或與多人同宿一個房間），吃東西不挑剔（路邊攤也不怕），能長時間旅行，跟我一樣窮苦旅行的學生最好。」

當時不過大學一年級，才十八歲的我看見了，心癢、質疑、掙扎，然後做出了個影響至今的抉擇。

27B的維吾爾青年

為保留經費運用的空間，我同另兩位因這次旅行才結識的旅伴說好了，七月一日烏魯木齊

見，怎麼去便各憑本事。而未抵那地以先，我先遇見了那地的人。那是長旅的第一個震撼：第一次和維吾爾人互動。

自深圳飛烏魯木齊的班機，中途經停湖南長沙。我的座位號是27C，是靠走道的位子；因座位很擠，坐在窗邊位號為27A的大叔想和我換位子；求之不得，於是便換了。眼看登機時間即將結束，27B的主人才急急忙忙地上了飛機，匆匆塞好行李，面色侷促地在我身旁坐下，深邃的輪廓，淺色的瞳仁，戴著傳統小方帽，是個維吾爾年輕男子，全機唯一的維吾爾人。

從深圳到長沙，和我換座的大叔同那位維吾爾年輕人聊開了，「你新疆哪的？新疆我很熟

啊，有很多朋友……」他是這麼起頭的，我也好奇地側耳傾聽，時不時地把頭給別過去，探尋些可加入對話的機會。那年輕人才二十三歲，已結婚有了個孩子，在深圳做生意（聽說今年生意不好），現要回新疆最西邊的老家喀什；聽了些內容，我卻始終不知該如何加入他們，便索性看向了窗外的景色，而他們持續有一搭沒一搭地時而各陷入各的沉默，時而簡短地對話。直到飛機於長沙降落，些許乘客下了機，包括那位大叔。

再次等候旅客登機，我鼓起勇氣，和那維吾爾青年搭話；他只問我從哪兒來，果然，台灣這個答案使他面露燦笑。

幾分鐘後，一位漢族女士

面有難色地表示，她的座位是27A，於是我便坐回了靠走道的27C。但，那位女士坐下後，臉色卻越來越難看，不停地東張西望，像是在尋找什麼，我很困惑，但那維吾爾族青年似乎明白她的想法，用小心翼翼的口吻主動問她：「你要換位子嗎？」她面帶尷尬地搖了搖頭。

又過了幾分鐘，飛機艙門關起，正要滑行至跑道；不知是爲了祈求飛行平安，還是穆斯林每日五次禮拜的時間到了，¹他在位上垂著頭開始默禱，口中含念著細碎的禱詞，雙手張開掌心朝面，有規律地將上半身前傾做出伏拜的姿勢。身爲基督徒，我略可明白此舉對一位虔敬穆斯林的重要與必要性，也暗暗欽佩在九一一後的時代脈絡下，他勇於在敏感的公眾場合（特別是飛機上）維繫自己的宗教傳統，以行動表明自身對那普遍被誤會的信仰的認信。

然而同時，我注意到那位女士的神色越來越緊繃，仍是不停地四下張望，卻也再次婉拒了禱告完的維吾爾青年的換位詢問。我真的被搞糊塗了，「她在找什麼？是因爲座位太擠嗎？若是如此，換個位子不就得了嗎？又爲什麼要拒絕呢？」

最後，眼尖的空服員注意到這情況，像完全明白其中原委般，立刻問她：「需要我爲你換個位子嗎？」她一句話也沒說，用力點了點頭，活像是解脫一般，拿起隨身包包立刻起身要換位子，坐在最外側的我一邊和那維吾爾青年站到走道上讓她出來，一邊忖度：「這是爲啥？不就是因爲位子太小，幹嘛要換到其他排去坐啊？」相形之下，他似乎已明白事情的究理，只是略帶歉意地欠了欠身，讓開道讓她坐到後一段機艙的空位。我瞟了他一眼，只覺他眼瞳底的光澤，似乎暗淡了些。

這時候，那位空服員暗暗地從後拍了拍我的大腿外側，指了指後頭的空座位，一句話也沒說，臉上卻是露出了詢問的神情。看著她所表露的態度，我這才恍然明白，明白這一連串的微妙互動，是怎麼一回事；一股熱熱的、憤慨的湧流，也隨之灌闖入我的內腔。看了看她所指的空座位，我不說一句話，決然且用力地搖了搖頭。像是種宣示，對著那位已在新位置安坐好的女士，對著那位空服員，對著整架飛機上好奇地看著我們的旅客，對著那位維吾爾青年。

於是，沒必要坐這麼擠

了。我又坐進了靠窗的27A，他則坐進了靠走道的27C，中間的空位，放著我的背包和他那深綠色的小方帽。²

※ ※ ※

用過機上晚餐後，我鼓起勇氣主動再次和他攀談：「喀什漂亮嗎？」他聽了，就露出了種夢囈似的滿足表情，於是我就知道，是了，那座名叫喀什的城，絕對有其魂牽夢縈的魅韻，絕對是他在數千里外，日夜慕念的老家。

接下來的兩個小時，我們斷斷續續地用疑問句進行對話，他一句，我一句，在一個說不出的基礎上，滿足對彼此的好奇與善意。我們聊彼此的家庭，才知道沒比我大幾歲的他，已有一個兩歲的女兒（當然，他面露全天下父親談到女兒時，所會露出的那種疼愛的笑容）；我們聊台灣和新疆的農產，才知道新疆近年的玉米和棉花價格都不太好，他說這是因美國在背後搞鬼，害中國賺不到錢；我們聊彼此中學最好和最爛的科目，才知道他中學時的物理和化學都不太好，但數學是不錯，念到高中就去外地作銀飾生意了。

他對於台灣的某一樣東西很感興趣，但我聽不太懂他那帶

濃重口音的漢語，於是把日記本翻到了後頁給推了過去，他就拿起筆，艱澀地刻撇下三個漢字，「身分證」（日後，我才明白寫下這幾個字，對一個維吾爾人來說，是多麼不容易的事）；他就和往後我所遇見的中國旅人一般，對台胞證感到好奇。又可以感覺，他對台灣的經濟狀況興致濃厚；我沉默地想著該如何形容、比較兩岸間的物價、匯率、生活消費水平等，他只是露出慧黠的笑，拿起我的自動鉛筆，晃搖了一下，說，「這個，台灣，多少錢？」（日後，待修了經濟學，才知這是種檢量各國經濟情況的重要比價概念）那時我才看清楚，他瞳仁的底色，是種漂亮的，會反爍著光芒的亮淺綠色。

談話的同時，我還注意到，他很喜歡咖啡。每每當杯子空了，又有空服員經過走道，他便會請他們幫忙倒上咖啡；而不知是我的偏執，還是錯覺什麼的，老覺得在服務的過程，那幾個維吾爾青年視線移開的片刻，空服員總是分毫不差地趁時皺起了眉頭，或撇下了嘴角。

我則對維吾爾人的生活情況感興趣。聽他說，維吾爾族虔誠的穆斯林越來越少，大家普遍摒棄傳統生活價值，男女關係越來越混亂，「哎，這可不行哪！」

他說到這兒，便好奇地問我：「你相信什麼？」長久以來的中東衝突讓我稍稍遲疑了，「你有信仰嗎？」「噢，我是基督徒。」但他似乎不太明白「基督徒」三個字的意思，於是我直接在手心上劃了個十字架，「噢……」他認真地點了點頭，說出了我這趟旅行惟一學會的維吾爾單字：「赫依薩。」³

我們好像因此而領略了些什麼，對話也就此打住。

「赫依薩」，是基督徒的意思。

※ ※ ※

在機上的那段時間，心裡其實是酸楚並憤怒的。第一次見識到所謂的種族，或是宗教歧視是怎麼一回事。整個互動過程是族群不平等的具體再現及強化。

令人遺憾的是，這種概念已根深柢固地無需言語傳遞即可意會：那位小姐對維吾爾年輕人沒有任何攻擊的言語，卻流暢地以行動完成了一套宣示，「我不願意坐在你旁邊，因為你是維吾爾人（或是穆斯林）」；而空服員未經任何言語上的確認，藉著整個過程就明白了隱含的訊息，且合理化（強化）了這樣的需求，以至於更進一步地，將整套社會互動背後的價值：「漢人不喜歡跟維吾爾人（或穆斯林）同

座」，理所當然地延伸套用到我這個「漢人」身上，暗示、詢問我是否有換座的需求，同時卻礙於一些外在的規範，故企圖掩蓋這樣的詢問過程（未直接口頭詢問）。

另一方面，則是那位維吾爾青年的反應。他從頭到尾都清楚這是怎樣的情境，以及整套互動隱含的意義，甚至想要主動排解，那因自體存在而啟動的舉措對於他人所造成的困擾，而主動詢問是否要換位。他自始至終都十分恭敬有禮，甚至有些像是深怕冒犯他人一般——是習以為常，更是默許這不平等的對待。

而教我深覺羞恥的是，就算看見了這些，飛機落抵烏魯木齊地窩堡機場，下機前，我心中高掛著的遺憾，居然是：「唔，真可惜，若再主動熱情一點，攀談更多一點，他或許會願意把那頂深綠色的漂亮小花帽送給我做紀念，這樣回台灣就可以……」

那樣的欲求，同時轉化為刺刺的羞恥感，質問著自己：「你不也是想從他身上獲得些好處？不也是想把他支配在一個你所期盼的互動框架之下？以滿足你『和異族有了深刻互動』的獵奇想像，好回家予以炫示？這和那些你覺得醜惡的人們，又有甚麼不同？」

街頭魔術師

指的是扒手，萬萬沒想到真給我遇上了。

七月三日，是怪異的一天，左手臂的肌肉從早就不受控制地抽動，但我不以為意。這天中午，大夥兒約好了會面時間，便分開在二道橋國際大巴扎閒逛，這個烏魯木齊最熱鬧的集市，從吐魯番的乾果到和田的羊脂白玉，到著名的英吉莎小刀，無一不有，相對地，也是龍蛇混雜之地。我獨自走在街道上，單單放任自己鬆弛地呼吸，香料使空氣有了色澤，並揉合著乾燥的味道。

卻又繃緊神經，將隨身小包轉到身前護著，右口袋裡放著我的數位相機，相機吊繩則纏在右腕上。轉著轉著，我不自覺地向維吾爾人傳統市集的深處走去，身旁的觀光客越來越少，也少有漢人，然後，事情就這麼發生了。

那是條約四米來寬的街道，左側是道路圍欄，右側是一間間的商品貨鋪。戴頭巾的女人，戴深綠小花帽——和機上那維吾爾青年一樣——的男人，熙來攘往地一如平常。一個身材高瘦、輪廓深邃的男人從我左邊擦身而過，不經意地將手上的香菸

在我的左大臂上微微點了下，左袖蘸上了菸灰，我下意識地伸出右口袋裡緊握相機的右手，要把左袖的煙灰給拍了去，那位男人也很友善地停下腳步，伸出手幫我拂掉左袖口上的菸灰，試圖彌補他所造成的傷害，並真誠地給了幾句我聽不懂的問句，我暗暗為著遇上如此友善的新疆人，感到驚奇與嘉許。我直視他的眼，一樣的深邃，一樣的淡色的瞳仁。

「沒事，我沒事，謝謝你。」顧不上他是否聽得懂漢語，我只是一個勁兒地道謝。當轉過身，再將右手伸進右側口袋時，我的心臟硬是空跳了兩下，突地意識到一件恐怖的事實：我的右口袋是空的，幾秒鐘，一轉眼相機就消失了！

我嚇傻了，甚至懷疑是自己搞錯了，又探了探口袋，空空如也，十分真實，那一剎那，突然明白了個惟一說得通，但若有選擇餘地，我絕對不願相信的事實。我抬頭回過身望了望，「嘿！喂！」逆著人流追了上去，攫住了那個從我左側走過的人的衣袖，他一臉驚恐，「你，你有看到我的相機嗎？」那已是求救的口吻了。我還抱有一絲希望，那一縷縷的，對人的良知的信任。

他又說了一堆我聽不懂的語句，然後急急忙忙地掙開我的掌握，疾步走了。永遠地隱逝在頭巾、小方帽的剪影間。我知道他是誰了，而他的隱逝，也將我對人信任的一部分，一併帶走了。

※ ※ ※

我坐在南門派出所，一個垢般地藏匿在二樓的空間，鐵窗把空氣給封得死死的。

整個派出所裡亂哄哄的，一位婦人帶著小女兒嘰哩呱啦地用維吾爾語說個沒完，似是小女孩的錢包在逛商店時被抓了；另有一群年輕女上班族，氣氛詭譎的靜佇在旁，是因有人手機被偷，於是便把整個辦公室裡的可疑人士全都拖到派出所，說是要讓警察來訊問，活像是古代的衙門，荒謬肅殺。

過去的數十分鐘內，我意會到，自己碰上的不是單獨作案的小賊，而是有組織且諳熟人性的扒手集團，至少點菸灰和下手的兩人定是一夥的，且他們是挑選過目標，甚至是暗中跟蹤我好一段路才下手的；想到這裡，不禁毛骨悚然。

從二道橋找尋派出所，是我走過最漫長的一段路。腦筋一片空白，不知該怎麼辦，舉頭張望，希望有人能伸出援手，只見

四周都是維吾爾人，甚至有不少人就站在事發的道旁，看著我；那一刻，他們那意味深長的眼神，讓我有種直覺，彷彿他們都目睹了剛才整個經過，甚至心底起了個更駭人的臆度：他們認識作案的扒手，或者說，他們也是同黨之一。

「你到底為什麼要來呢？有必要第一次自助旅行就玩這麼大嗎？你看吧，現在才第三天就出事了！」我慌了，並腦中一直有種錯覺，覺得身旁有更多更多的扒手，在看著我，在等待我又一次的失誤，下手，後揚長而去；恐懼與不信任全然盤踞了我的思緒，對人群感到害怕，對孤身一人感到害怕，對失去感到害怕。

※ ※ ※

報案台邊上一女兩男三個公安，聽我略述事情經過後，習以為常地丟下了紙和筆，叫我敘寫出事情的經過；稍稍喘了口氣，理了理心緒，撥電話回家略略說明事情經過，眼前的騷亂稍稍底定，才開始想到下一步該怎麼辦。「碰上這種事，沒了相機，還有一個多月，你還要繼續旅行嗎？你還有勇氣繼續走下去嗎？」

寫完自述，繞過那場「辦公室公審」，我被叫進另一間裝有鐵門的房裡，接受一位公安的

訊問，並他現場打成筆錄；這時才發覺自己真是身處於一個全然不了解的國度，我甚至說不出那位點菸灰的男人是哪一族的，「是哈薩克還是維吾爾？」「呃，不是漢人，輪廓很深，應該是維吾爾……」那是間蒙塵的小房間，窗外的市集依舊喧嚷，一瞬之間，我對新疆，對烏魯木齊的觀感有了大轉變，遇上這事，旅行再也不一樣了。打好了，列印，叫我檢查整份訊問筆錄與聯繫方式是否有誤，很明顯，筆錄裡所用的語氣是某種官僚體制的產物，和我回答的口吻不同，鎮定過了頭，但內容倒是無誤。最後需在筆錄上簽字畫押，我是稍稍遲疑了，又不安地再次檢視了整份筆錄，盯著那行「本人願擔保以上所言均屬實，並靜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警察機關之調查」，簽了，蓋了指印，是右大拇指。

就是這麼一個國家，未來數千公里的旅行。

※ ※ ※

出了派出所，獨自回到青年旅舍，我像是失了魂，攤坐在交誼廳的沙發上，覺得自己很蠢，總把話說得很滿，第一次單獨旅行就離家這麼久，到這麼遠的邊疆，出發前向上帝禱告誇口：「一路上不論遇上什麼事，

不論失去什麼，只願我不要失去了信心。」結果他就讓我遇上了扒手、失了相機、沾帶恐懼，我還有信心走下前頭的長路嗎？

雙手捧著頭，閉上眼，剝了點饅⁴好充飢，試圖以咀嚼安撫自己，思索下一步該怎麼辦，口裡的饅塊是越嚼越香，但心底所翻找出的，除了恐懼，還是恐懼。我向上帝呼求，祂便讓我想起六月底團契契友分享的經文，詩篇一二一篇：

「我要向山舉目；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？

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。

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；保護你的必不打盹！

保護以色列的，也不打盹也不睡覺。

保護你的是耶和華；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。

白日，太陽必不傷你；夜間，月亮必不害你。

耶和華要保護你，免受一切的災害；祂要保護你的性命。

你出你入，耶和華要保護你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」

「你出你入，耶和華要保護你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」是股安定的力量，穩穩地傾注下來，我冷靜了些，雙手十指交扣，禱告。深刻，幾乎是要哭了出來，

別無他人，只能向上帝訴說，我所信仰的神，那不會加害我、在異地裡惟一的至親。禱告完，我心中莫名地自問起：「你願意原諒他們嗎？那夥扒手。」想著想著，便癱在沙發上，沉沉睡去。

醒來時，心是沉了定了，幾分鐘後，家裡來了電話，而且是爸爸打的。

「你現在在哪裡？相機在烏魯木齊長了翅膀，飛走了齣？」（自小時候以來爸爸的慣用調侃語）「你已經做了哪些處理？左手臂有被香菸燙傷嗎？」「現在呢，相機被抓那就算了，你在當地再買就好了，就當作是個經驗，重點是，不要就這樣窩在青年旅舍不敢出門，不是晚上才往

北走嗎？還有幾個小時，去找新相機或是再去問派出所是否有找回相機，總之就是不要躲起來什麼事都不做……」

「你的旅途還很長，要記住，那只是少數人，不是每個人都是壞人。」最後，他說了這麼一句。

※ ※ ※

當晚，我們便向北行，自碾子溝客運站出發，坐往布爾津的臥鋪巴士，離開烏魯木齊，也避開了兩天後的暴亂。而一路上，我不斷不斷地學習，嘗試重建對人的信任；特別是維吾爾人。我不恨惡他們，甚至欽慕他們甚於新疆的漢人，只是多了份敬畏，和一絲說不上的連結，那

深邃的凝望。

「你出你入，耶和華要保護你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」 ❖

附註

1. 伊斯蘭信仰中穆斯林的五大義務（念、禮、齋、課、朝）之一，每天需朝麥加的克爾白（天房）方向定時進行五次禮拜。
2. 維吾爾文為“دوپپا”，發音為“Doppa”，維吾爾男性從小就會配戴；在意義上，它不單只民族傳統服飾，更是自我身分認同的重要內涵。
3. 此為直譯，與真實發音有些微差異。「基督徒」的維吾爾文為“ناىىستىسىخ”，其轉為拼音字母後正確的發音應為“Hristian”。
4. 饅，維吾爾文為“نان”，發音為“Nan”，新疆至中亞一帶普遍的主食，狀似不含餡料的披薩餅，將麵糰桿成中間薄、四圍厚的形狀，貼在饅坑中烤製而成。

